借名形主下應

論儒四揚二抑而揚處一篇意抑處多害与援所许揚勿泥抑

一段儒

論俠一抑一揚而抑處頗少矜揚處却止取節或曲说

一段俠

史記抄卷之八十八

游俠列傳之近代以來俠之一脉絶矣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此是游俠本領羞伐其德蓋亦

接上生下

感嘆妥史公自道故出於悲憤

較論儒俠儒一抑一揚俠則四揚一抑可謂著意抑抗

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抑）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揚）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鄙人以下並諺言）沈浮而取榮名哉（太史公下腐時更無一人出死力救之所以傳游俠獨蘊義結胎在此）而布衣之

卻是出出極 憤吏

儒俠並發 主世方收歸

本題

論卿相一抑一揚 季孔似無俠 氣

又挽定儒字

閭巷布衣匹 夫之俠是着

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
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
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
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
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
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
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
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於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
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
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

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

朱家先名田
劉孟僅以行
第聞

孟俠以只者
六家焉
更思之

兒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
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
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
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
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
（描寫如生）
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
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
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瞯氏
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
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解傳尤獨詳蓋史公所貫款

敘事亦一唐上

○吾讀班氏書有云史公進奸雄而不貫爲之三嘆也夫史公傳游俠雜儒俠而使之首特書曰學者多稱於世云云蓋言之旨乃如此抑揚歟昂之論亦舒吾感懷不平之意而已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一篇主意先提於此）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敘得曲折）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世）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于心卒發于睚眦如故云（○此上一段已郭解下特詳其事耳）（伏楊季主事）（伏箕踞事）（伏躲子事）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應在後了）不使知也（伏儒生事）解姊子負解之勢（俠客多長者之指）與人飲使之釂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

伏居間事

文固所謂文言之 之傲言之者也 奈以接予論出 逆合於世不善 論讀書者字 之策不化字

急解情切

残支力殺也殺 一月休十月

何以夜見不乃從 好字 何可輕 著

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
自歸具以實告解（俠而容）解曰（以德報怨）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
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
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
名姓客欲殺之解曰（俠而又能弱）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以德報怨）
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
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
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維陽人有相仇
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
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維陽諸公在

夜見夜去照應

覌此則他布衣固乘車入縣廷矣漢時豪民之橫如此

請解客於愛其人及屋烏也

此閒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
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俠而不伐）
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閒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折節）
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挿）（盧）
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厚施薄望）
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
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
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諸公）（暗接）
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
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

重序亦也蓋曰
再思其人形性亦
猶是耳何以亦
於天下計印狀見
不及中人之意

儒俠不知害為
儒俠偉彼

未空無罪相反
是使力畢竟
為儒所抗解

亡匿措置之

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
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奇遠接）又殺楊季
主楊季主家上書人（發子腥臊）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
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
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
主人家吏逐之迹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之得人若此）
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不接而接）
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極有生色）何謂賢解客聞（應）殺
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少年報仇不使知）
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

解入関故須以此先言及序故插入於此

名声

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
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
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
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
孺雖爲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
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
盜跖居民間者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
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
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旣乎於戲惜哉

畢

劉辰翁曰諸稽者五部襄乃直從六藝旌語說來此而史公了滑稽也

用顏

史記抄卷之八十九

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道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二句為滑稽要領）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謂好隱語）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

者芾墨突人
夫名是偪于
傳中稱

用韻首句二字
一韻尤古奧

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
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
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
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
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
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
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
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
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
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

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吹酒醉千年以來獨[illegible]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𦢊音跽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

逸節逸入如畫花流水深深樣羨而中間有用韻者有不用韻者子由了物情事之物情新後逸賦手贓心

高云優孟在楚莊王時先髡一二百年而此乃曰其後百餘年蓋史公初屬稿未及訂定歟

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極意摹寫）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緊要）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

淳于優畫一
笑一哭

亦微有韵

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楩去声 音風）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槨銅歷為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

過得便

与前不換一字畧一顛倒使成両様

別以為也亦有於五師之意識是第言的勞取設

寫得有意無意説来恰好他人未免着中尋着字耳

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歳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

此歌不叶韻即
是凡人語妙且
古質有韻

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
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
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
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
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
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
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
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

言之解頤

此所謂微言也

諸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
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
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
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
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
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
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
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
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

精語亦近滑稽

史公一書上下千古無所不有乃忽撮出一調笑嬉戲之文但見其圖牙余例只角手腕之力用一種筆墨亦取其意思所在而已不必論其事之有無也此已開唐人傳小説傳奇之祖

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左方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説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

節ゝ寫其得
幸是反覆注

不先說明好与
殿楯郎一樣文
法

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
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
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
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
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
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
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
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
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
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

先從上書描寫
有段
先安之寫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漢書詳方朔本末可觀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愽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

同一歎也優孟之歎隱激節族下以風韻出之此則未免橫于胸中一格之意也

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方朔本意）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

時字是王

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

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方朔立身處）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

兩段摠寫滑稽意

引叙語作法然後滑遠

視之問左右群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渾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

終以正義自完

是褚先生長伎

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

詼諧語亦應遠
有遠

成語應遠与
前一樣

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緺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

因王夫人子又按此一段於已見三王世家此似當削

闕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

昔者齊王使淳于髠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淳于髠事誤入于此

先作一遏步
眞狂致如見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遥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林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

寫武帝之明与上大將軍不知爲此句同

天以成語結是褚先生所長

先說一句令人知何故

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

西門豹當勒入循吏傳

河伯取婦是奇
極不可解多偏又
即說明文作一
折

後方發筆
聲拆二字此
先寫爲古之
淺能閒之引
起
數子二句提
亦似史公筆
意
一篇文字以爲

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
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
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
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
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
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
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
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
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
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

王與法以不意又作一隔文以表妙

一會多少人方不麻寘為度一觀

欽出迺還宋似為王與當效乎坦不意翻面又包奇峯

又折出一峯

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
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
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
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
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
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
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
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
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
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

寫西門豹將欺赫鬼極有欺诘千載下如或見之

疊句妙。下形容語更妙。

又從高處一筆

而前漂沒句盡娶婦事處漂沒子費娶婦禍小漂沒禍大故禁娶婦不得不治渠乃娶婦及詳治渠及男是り文し法

老吏旁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

此段是百歲後思我言注腳

只語出陰家更好

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絶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褚先生文筆較之史公雖稍曼弱然亦滅中金王孫一段與此篇西門豹一段序事極之如生歷之如畫讀之如親見其事若再加鍛鍊當不失史公後塵

滑稽傳畢

此文分兩半篇前半是富国富家後半是本富末富奸富前半敘漢以前事後半敘漢以後事

高云不相往來不戲於財也墮民耳目謂以貨財声色墮民飾耳戲之。蓋云輓近世務玉俗而塗民耳目故民出入相貸強耳執之史之學勢利者

史記抄卷之九十

貨殖列傳 太史公爲貨殖甚卑不足覩覽特文有可采處而其紀五方州郡物産及其習尚如畫。此文出入變化不可捉摸而中藏軌法固森然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貨殖論不如漢書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戸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

穀木名皮可為紙纑山中紵可以為布

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棊之置也

徵求也此処物貴賤亦彼貴賣之

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

貨殖之情寫盡

富國富家上半篇主意

引太公管仲爲貨殖之祖

輕重謂錢也九府皆掌財幣之官

太公管仲是富國

寶絶。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
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
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引起下文）
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
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富國）
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
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富家）
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
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
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

田韵 来亰韵立 粱屢

壤穰通用

千乘數句蓋史公見天子權貨列侯封金而為之一嘆乎

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平準）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

久停息貨物則無利

極貴後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土 如珠玉者亦賤

句踐討於吳 富國

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
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買賣秘計以物相貿易腐敗
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
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
財幣欲秘計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
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
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
意既已施于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
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
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

与時逐〻時而居貨也不責于人擇人而与人不負之不待責也

富家

著犹居也

強提来

漢書李悝尽地力云〻誤

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踈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應）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借客）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應）

帶一句應前。隨手拈来不拘照應而通体皆灵文章之妙微乎神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

權術

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
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
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
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
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
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
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
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
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
已也

只一句

文只以錯綜勝妙處在情生於文及文生意無意之間

猗頓下四人皆富家

第一節是關中

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縣名）倮（人名）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於西北邊關亦時有之）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再上一句亦嘆美之）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結

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桀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

菫皆叙陶巾土佰交錯深楼佚色指宇宙指拔悉之大文凡妙

隙間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

隙字或連上或連下如連下爲是於難解

漢京師今陝西關中之第一段

巵音支烟支也紫赤色

巴蜀今四川乃關中之第二段

棧邪道狹縮其道口有若車轂之湊

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郤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

天水等異関中之第三段

従序関中只作一法

第二節是三河

関中先列三段而後根序三段先後序而後列三段

楊平陽二邑名陳衍字

楊平陽陳西東地乃三河第一段因河東遂及種代

羯羠皆健羊名言其人性如羊捷捍而不均也

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河東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音冀忮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慓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經營馳逐其間得所欲溫軹西

温知河内地乃三河之第二段

〇河內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音繝)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〇趙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〇燕亦勃(音渤)碣(音碣石)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音卓)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音潘)之利〇河南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

陶陽河南也乃
三河之南三段
因河南遂及於
鄒魯梁宋

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
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
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鬭
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
魯濵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
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
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
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
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
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畜藏越楚則有

第三節是三楚之

東楚今江南浙江是三楚之第二段

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

西楚今江南湖廣是三楚之第一段

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

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音秋 音閭）

（二縣）則清刻矜己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

俗類徐僮朐（其俱反二県名）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

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

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

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即今江西湖廣）其俗大類西楚郢之

後徒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

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

南楚今江西湖
廣乃三楚之第
三段因南楚遂及
福建浙東廣東廣
西

又補序河南一段
蓋三河者王者要
居前之言虞殷周
今補出夏

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廑廑
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
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音潘亦其一都會廣東也珠璣
犀瑇瑁果布之湊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
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
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
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
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
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重說總之楚越之
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音蠃力和反蛤不

呰音紫呰窳苟且惰嬾也

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

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古今不同情

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

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

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

由此觀之四字直貫通篇

强辭

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

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

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

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

錯綜

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

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虎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鬭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

凡九段如風如雲一氣流下寧多変化之妙

總結上九節諸
天下之人焦勞
思得爲財用而
財是以爲主天下如此騎傍光中忙忙碌碌半爲謀生所誤人生亦何不取史公句之感慨

天下財貨大数
此序地三段第四
段在於第三段
出貨与殖貨之
地以言之蓄之
民必有如是人
巵音支茜音倩
產而以商法与封君等之

一歳種之以穀十歳樹之以木百歳來之以德德者人
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
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歳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
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歳萬息二千
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
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足羊
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
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
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
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巵茜千

歲可息二十萬也

少有錢財則鬪智巧求勝饒足乃逐時爭利

下半篇本富末富姦富是主意

憤詞

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
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

曲說

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
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
有鬭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
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
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
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
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

躈口也蹄口共千則為二百

榻布、粗布也其價賤故
与皮革同重、荅音貽器
名也鮐音如海魚也鮆音魚
也、鯫、鮑、褀魚也

歲千釀醯醬千瓨醬千甔（部甘反）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
薪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此酒肆帳簿也一經太史公
之筆便是絕好文字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音休漆也者千枚
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巵茜千石馬蹄躈（音料）千牛千足羊
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
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麴鹽豉千荅鮐音貽鮆
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
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音他）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
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
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

高云先叙范蠡計
然白圭術折衷而
乃後詳天下形勢與
其貨產貿易之交
而後以漢卓鄭諸
富者為主折衷人
之績則文字參錯
變化多端若使人
專華一必將以角秦
及漢世富家并
叙之妥矣

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卓程而下較之計然白圭術益下矣。是。摯甁之。智哉用鐵
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
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
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芋也）。至死不饑民
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卭大喜卽鐵山鼓鑄運
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
君。匹夫而豪。此下叙富遂毁換文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
臨卭

正論反用言寧
富而有爵毋富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言其

而為奴耳是以与爵教固自足之豪奴奴固千乘何寧毋之者。亦牽強。但解但与下文不合

人業我取

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

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

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

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

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

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

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

塞斥者言国斥開辺塞令更寛廣故橋姚得恣其畜牧也

安陵及杜二県名各有杜姓

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

橋姓姚名

秦陽以下果奸富

洒先礼反削刀者名洒削謂摩刀而以水洒之

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零零碎碎不捨一物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以羊胃為脯

貨殖傳畢

先序世系分三節顓頊至夏商第一段節

第二節在周

史記抄卷之九十一

太史公自叙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劒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

刺客傳之蒯聵也

三節在秦

先言六家名界作一段

自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爲武信君將（太史公既自以系出司馬錯之後而蒯聵以後當畧後挿入司馬卬一段以其顯不欲遺也）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

又深貫上一六家

獨換一大字

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於道家獨

先君序六家
指作一段

有褒無刺譏處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以下又復上所云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

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
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
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
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
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
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
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
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
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

董份曰墨者儉
是其名名家言
儉似吝曉蓋此
乃檢字之誤耳
解曰檢出束也上
文苛察繳繞即
檢束之意也

高云文帝時竇
太后好黃老言
景帝及武帝
不得不讀黃帝
老子書世術 蓋

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太史公煞贊道家然予未詳其說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

當时风尚如此太史談崇明六家之指猶尊崇老氏其后随时附和而為此談耶

論六家作三層擬序妙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

句句轉於予乎
悽咽一段而氣
嗚咽將語竭
於遽然

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
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一轉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
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二轉今
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
也三轉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四轉論著矣且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
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
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
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

此段言論著書本意歸於孔子春秋究竟是儒家乎乃知史公所謂乃以世之儒
而於孔子之道也

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
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
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
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
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
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
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
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

董生文大都平而衍

壺遂固是假說董生亦是暗借對文章物矩

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

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
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
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
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
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

文勢如風檣陣馬不可遏覩

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
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
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
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
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
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
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

又錯序六經作第三段歸到春秋

壺遂問答一篇完

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

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以下删節

終以春秋自比作結

太史公自序傳畢